



篝火

云南人民出版社

锡 山 怒 火

云南锡业公司《锡山怒火》编写组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昆明

锡 山 怒 火

云南锡业公司《锡山怒火》编写组编

*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35,000

插图: 6

1973年9月第一版 197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400

统一书号: 10116.578 定价: 四角八分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目 录

锡山今昔	云南锡业公司《锡山怒火》编写组	(1)
矿工见到毛主席	李自林	(10)
三代“砂丁”三代仇	王开甲	(20)
辛酸的童年	张跃洪	(37)
苦难深渊十七年	徐文昌	(49)
“砂丁”李小三之死	李有才	(63)
人皮鞭下怒火烧	王家治	(68)
资本家夺去了我的双眼	龙兴洪	(73)
“油锅”恨	李华清	(84)
镣痕	吴从兴	(90)
“花子洞”	陈美珍	(95)
何处是矿工的家	钟绍昌	(102)
找红军去	王之亮	(113)
不屈的斗争	赵顺昌	(125)
痛打狗腿	杜兴魁	(145)
怒火难压宰豺狼	杨七石	(149)
智斗老板的故事(三则)	杜光元 李保忠 唐金福	(164)
黎明前的战斗	张文林	(173)
熔锡护厂迎解放	王家寿	(185)

掀掉大石板·····	李保忠 (199)
骨肉重逢话当年·····	何成志 (208)
后记·····	(217)

锡 山 今 昔

云南锡业公司《锡山怒火》编写组

在祖国西南边疆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座古老的矿山，这就是我国闻名的“锡都”——个旧。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各族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个旧矿山的历史。

但是，解放前的个旧矿山，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罪恶统治下，却成了吸血鬼们的“乐园”，“砂丁”①们的地狱。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相继侵入我国，使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勾结反动政府把魔爪伸进云南后，又钻到蒙自和个旧矿区，开商埠、设银行、修铁路、办厂尖②，疯狂掠夺我矿藏资源，榨取我劳动人民血汗。据有关史料的记载，从一八八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六十年间，帝国主义从个旧掠走的大

注 ①砂丁：解放前，资本家对矿工的蔑称。

②厂尖：解放前资本家在矿山的经营单位。洞子采矿的称“洞尖”，露天采矿的称“草皮尖”，专门买矿石洗选的叫“买坑尖”，通称“厂尖”或“尖子”。

锡，竟达三十一万七千四百吨之多。

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官僚资本在个旧矿区日益扩张。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勾结，于一九四〇年把原来“官办”的伪“锡务公司”、“中央公司”、“炼锡公司”，合并改组为伪“云南锡业公司”。个旧矿区除这个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外，还聚集着二千多家私营厂尖。他们同官僚资本一起，对矿工们进行着血腥的统治和残酷的剥削。

为了维护反动统治，镇压矿工们的反抗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在矿区设立了“国民党矿区特别党部”、“三青团分团部”、“个蒙砂丁组训处”、“警察局”、“矿警队”、“保安总队”等特务警察机构；制定了一套又一套的什么《砂丁条例》《惩罚条例》《罚工细则》，强力推行“挂牌制”、“搜身制”、“罚工制”、“连保制”等一系列反动制度。他们还修筑碉堡、豢养狗腿、自立武装、私设牢房，把矿区变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法西斯集中营。伪锡业公司所属的厂尖，尖尖有碉堡、四处有炮楼。全公司有三千多名矿工，竟豢养了四百多个矿警和一大帮爪牙、狗腿。反动资本家“张三烂眼”的儿子张瑞呈，身兼二十余种反动党、政、军、特职务，依仗权势，在他开办的方圆不到五公里的厂尖范围内，设置了大大小小的碉堡、炮楼十六座；这个厂尖只有一千二百多名矿工，却豢养了“厂丁”九十多个、“月活头”①三

注 ①月活头：招募和管理矿工的工头。

十多人，还配备长短枪近百支，私造铁镣三百六十多副。

这些嗜血成性的家伙，象疯狂的野兽一样，每天都在吞噬着锡矿工人。他们动辄把矿工吊打一顿，带上脚镣，或者施以“顶水跪香”、“灌辣子水”、“坐老虎凳”、“临安套头”、“老牛拔桩”、“脑门刻字”、“弯竹抽肠”等酷刑，甚至活埋、枪杀。成千上万的矿工，无辜惨死在他们手里。“天生洞”、“干麂子冲”堆积的死难矿工的累累白骨，就是反动资本家残害矿工罪恶的铁证。矿工们愤怒地控诉：

天生洞，万丈深，它是老板埋人坑；
洞内白骨堆多少？“砂丁”仇恨比洞深！

反动资本家诬蔑矿工为“砂丁”、“红脚杆”、“高脚骡子”，把矿工当成会说话的牲口，任人宰割的牛马，对矿工的压榨剥削，无所不用其极。

每年春季，他们就派出“月活头”到四处农村招工，用少得可怜的“安家费”，把各族流离失所的破产农民（其中十岁左右的儿童占一半以上）诱骗到矿山当矿工后，又用延长工时、提高定额、大秤称坭^①、克扣工资以及罚工等恶毒手段，敲骨吸髓地榨取矿工血汗。反动资本家“张三烂眼”，就是靠这种残酷手段发家的一个典型。他开始办厂尖

注 ①坭：即矿石。

时只有几十个工人，后来竟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还在农村霸占田地五百多亩，在个旧、昆明等地开设商号八处，一家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再看看矿工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

矿工们一到矿山，就如跌进虎口，落入狼窝；失去人身自由，成了老板的奴隶。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被狗腿用皮鞭赶下矿洞，背着沉重的筐包^①，爬行在矮小狭窄、阴暗潮湿的“窝路”^②里；或者被赶到“明槽”^③，肩挑重担，甚至带上脚镣，在那险峭的“陡坎”上下受煎熬。矿工们悲愤地唱道：

一进槽门^④阴森森， 手提一盏孤魂灯。

四块石头夹块肉， 活人跌进死人坑。

个旧矿山雾滔滔， 明槽挑筐压断腰。

矿工究竟犯何罪， 肩挑扁担脚带镣？

矿工们“天天干个两头黑，一年到头不得歇”。每天至少要干十四、五个小时。无数矿工累断筋骨折断腰，到头来不仅拿不着一文工钱，反而倒差老板几十几百。真是：

剥削算盘老板端， 手拿摺子把账算；

只听算盘珠子响， 算尽“砂丁”血和汗。

注 ①筐包：背矿石用的麻布包。

②窝路：狭窄的坑道。

③明槽：露天采矿场。

④槽门：即洞门。

在反动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剥削下，矿工们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他们住的是：“一进伙房^①长又长，茅草屋顶毛石墙，蓑衣被盖石头枕，一把乱草就是床。”穿的是：“头戴一顶土锅帽，脚上穿双肉皮鞋，衣裳好似莲花片，裤子成了吊吊钱。”吃的是谷子、稗子、石子混杂的“三子饭”，泡上点“老妈妈汤”^②，见不着油荤，吃不上青菜，甚至吃不上盐巴。矿工们骨瘦如柴，真是：“‘砂丁’苦来‘砂丁’愁，一年四季不见油。从头到脚摸一把，浑身尽是光骨头。”许多矿工害上“鸡朦眼”（夜盲症），日子一长，就成了瞎子。有的被资本家当做牲口拉去推磨；有的被资本家赶出矿山讨饭。老阳山下的“花子洞”，就经常住满了被资本家熬干骨头榨尽油后赶出来的脚跛眼瞎、身残体废的矿工。

由于劳动和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个旧矿山每年都有许多矿工被压死、打死、冻死、饿死。特别是每年雨季一来，有的明槽倒塌，有的捞塘^③陷落，加上瘟疫流行，不知夺去了多少矿工的生命！一九二六年，资本家李恒强迫工人进采空了的捞塘背堽，捞塘陷落，压死矿工二百多人。一九三四年，“红堽洞”顶棚^④上的泥浆塘陷落，淹死矿工四百多人。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瘟疫大流行，两年间就死亡矿工三万六千多人。

注 ①伙房：矿工住宿的房子。

②老妈妈汤：清淡的连渣黄豆汤。

③捞塘：在洞内采空了矿石的大穹窿。

④顶棚：洞顶。

那时候的矿山，既无医院，也无药卖，矿工生了病，狠毒的资本家还不给歇气，仍然强迫矿工进洞背矿。尤其残忍的是，有些重病的矿工还未死去，便被资本家拖出去活埋或丢到荒野喂了豺狗。资本家把那些被他们折磨死去的矿工叫做“干麂子”，把堆积了千千万万死难矿工尸体的山冲，叫做“干麂子冲”。“干麂子冲”这个地名，就是这样得来的。那时候真是：“一粒矿砂一滴血，一吨大锡一条命”啊！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锡矿工人并没有被阶级敌人的皮鞭、酷刑、枪炮所吓倒，他们要砸碎身上的铁锁链，与阶级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新打啄子尖又尖， 千年仇恨记心间；
“砂丁”对头是老板， 不报仇来心不甘。

这首歌谣，就深刻地反映了锡山工人对剥削阶级的阶级仇恨和顽强的斗争意志。他们从早期的怠工反抗、撬窝路、设陷阱、集体逃跑发展到痛打狗腿、怒宰老板、武装暴动、联合罢工，一直同剥削阶级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个旧矿山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一八九九年，锡矿工人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对个旧矿藏资源的掠夺，古山一带六百多名矿工和农民，手持锄头扁担冲进蒙自县城，围困了法帝国主义的领事馆和洋行，火烧了洋关，吓得法帝国主义分子抱头鼠窜。

一九〇三年，为反抗清朝反动统治的残酷压榨，两千多名锡矿工人在耗子庙揭竿而起，杀了蒙自县衙的清兵督带，

打下了个旧，攻占了临安府，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气焰。

当时，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这些自发的反抗斗争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但却充分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

一九二七年春，党派李鑫同志到个旧矿山传播革命真理，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云南，在宣威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播下了革命种子，大大地鼓舞了锡矿工人的斗争。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九的十二年间，锡矿工人先后举行了二十多次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给了反动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

春雷一声震天响，锡山升起红太阳。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个旧解放了！金色的阳光撒满了古老的矿山，苦难深重的锡矿工人，得到了翻身解放。从此，昔日的“砂丁”，成了矿山的主人，成了国家的主人。矿工们欢天喜地地唱道，

太阳出来红彤彤， 矿工成了主人翁。
颗颗红心献给党， 永远跟着毛泽东。

解放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锡矿工人，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一步一层天，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谱写了一曲曲团结胜利的凯歌。

解放初，国家没收了官僚资本，矿山回到了人民怀抱。

以后，经过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三反”“五反”、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掀掉了压在矿工头上的大石板，把私营工商业纳入了社会主义轨道，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的猖狂进攻，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使古老矿山焕发了革命的青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个旧矿山更是欣欣向荣，朝气蓬勃。锡矿工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开发矿业”，大打矿山之仗，大搞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大搞综合利用，改进工艺流程，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作出了新的贡献。

砸碎千年铁锁链，开辟万代幸福泉；千万红旗迎风展，古老矿山换人间。今日的个旧矿山，不仅结束了人背堞、人挑堞的历史，逐渐淘汰了手工淘洗、土炉冶炼等落后的生产方法，而且普遍采用了风镐、风钻、电车、电铲、球磨、摇床、鼓风炉、反射炉……等机械生产。“机器轰隆人欢笑，电车飞驰来往忙；坑道宽敞电灯亮，选磨接摇床。”矿山的劳动条件已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安全设施日臻完善，生产蒸蒸日上，真是：

一把芝麻撒上天， 锡山歌谣万万千；
矿山变换新面貌， 山歌越唱越新鲜。

在毛主席、共产党的亲切关怀下，随着生产的不断发

展，锡矿工人的幸福生活，真如平地登楼梯，一步更比一步高。看！矿山绿树成荫，掩映着一排排高大整齐红色砖房；医院、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应有尽有。听！工人文化宫里歌声嘹亮，锡矿工人在纵情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矿工子女们在学校里勤奋学习，幸福成长，准备将来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为祖国开发宝藏……在那地层深处的坑道食堂里，饭热汤甜菜喷香；在那青山叠翠的贾沙温泉，多少矿工在愉快地疗养……。

红日照矿山，矿山尽朝晖。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中，锡矿工人中涌现出大批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大批优秀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工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参加管理党和国家的大事。老矿工彭贵和、李自林等同志，还多次代表锡矿工人上北京，幸福地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身在矿山干革命，志在全球一片红。锡矿工人，决心用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武装自己，认真看书学习，深入批修整风，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用苦水磨战刀，把现场当战场，狠批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他们誓当抓革命的先锋，促生产的闯将，遵照毛主席“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教导，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矿工见到毛主席

李自林

我是个彝族矿工。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受个旧矿山工人的委托，光荣地去北京参加重工业部召开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一路上，火车“咣当！咣当！”地向前飞奔，我的心也随着“咚！咚！咚！”地跳个不停。到了北京，心情更不能平静了，我一遇到首长就问：我们几时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三月二十八日，特大喜讯终于传来了，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准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和大家见面。这时，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震动了整个大厅。我心里一甜，幸福的热泪象泉水一样流淌不停。

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旧社会矿工的苦难，新社会矿工的幸福，一桩桩、一件件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小时候听阿爹说，我家从曾祖那一代起，就一直受石屏县大地主戴斗麻家的压迫和剥削。那望不断的山头，耕不完的土地，可就没有巴掌大的一块是我们的。我已经八岁了，身上还是赤裸裸的。

记得有一年，黄谷一登场，姓戴的便坐着滑竿上山来了。屁股后面跟着狗腿一大串，老婆孩子一大窝，弄得整个寨子鸡犬不宁。那年，我们那里天旱得厉害，谷子歉收，交不够租子，姓戴的那个家伙就逼迫全寨的佃户把家里仅有的衣物拿来抵租。我爹拿不出东西，只好把一棵一抱多粗的好树砍倒，解成大板，给这个老鬼做成棺材，才算了事。

穷困的生活，逼得阿爹到个旧走厂^①。他苦死累活干了几年，最后得了传染病，被狼心狗肺的老板一脚踢出伙房。幸得几个阶级弟兄凑了点钱，把我爹抬回老家，寻了些草药吃，才算活了过来。

阿爹的病虽说好了，但骨瘦如柴，十分孱弱。他看着我们兄妹又冷又饿，只得咬紧牙，挣扎着去挑锅卖。可是，一家人的生活还是难熬，于是，我十五岁那年，又象阿爹那样，被迫到个旧矿山当童工。

我先在龙树脚彭佐臣的尖子上背瓠。我们六十多人，全是十四五岁的童工，干的牛马活，吃的老糙米，住的烂伙房，喝的“玻璃汤”。在这里下洞，一年干通头都不得歇口气。更可恶的是，经管这个尖子的“二水老板”^②普永顺养了个大叫鸡，每天天不亮“喔喔”一叫，“冷饭狗”^③普汝英就闯进伙房来叫班。起迟了的挨皮鞭打，最后走出伙房的就被罚抬尿桶。我们每天都是顶着星星进洞，摸着黑夜回来，

注：①走厂：到矿山当矿工。

②二水老板：资本家派在矿山管理厂尖的代理人。

③冷饭狗：即狗腿。